

龍
龔
正
雕
齋
文
集

第一冊

239038

王
力
著

龍蟲並雕齋文集

第二冊

中
華
書
局

880065

王力著

龍蟲並雕齋文集

中華書局

龍蟲並雕齋文集

(全二冊)

王力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6印張·570千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16,001—27,501冊

統一書號: 10018·362 定價: 2.90元

目 錄

南北朝詩人用韻考	1
古韻分部異同考	63
上古韻母系統研究	80
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的分野及其收音	155
中國文法學初探	198
中國文法中的繫詞	252
新訓詁學	315
訓詁學上的一些問題	328
理想的字典	345
了一小字典初稿	379
漢字的形體及其音讀的類化法	407
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	413
中國格律詩的傳統和現代格律詩的問題	419
詩律餘論	440
中國古典文論中談到的語言形式美	456
略論語言形式美	461

南北朝詩人用韻考

一、導言；

七、侵覃銜談鹽添咸嚴凡；

二、支佳歌戈麻魚虞模；

八、職德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錫；

三、之脂微齊皆灰哈；

九、質術櫛迄物月沒廢霽祭屑薛黠

四、蕭宵肴豪尤侯幽；

鎋曷末泰；

五、蒸登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

十、緝合狎盡葉帖洽業乏；

六、真諄臻欣文元魂痕先仙山刪寒桓；

十一、結論。

一、導 言

南北朝的韻書，有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陸法言的《切韻·序》裏說它們各有乖互。這種乖互的情形可以有四個原因：（一）時代的不同；（二）方音的不同；（三）音韻知識深淺的差異；（四）歸類標準的差異。陸法言等人“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選精切，除削疏緩”，大約就是要把不同時代與不同地域的語音系統加以融會貫通，再憑着他們的音韻知識，去決定他們所認為完善的歸類標準。假使我們的揣測不錯，《切韻》所定的語音系統竟近似於潘耒的《類音》^①，並不是一時一地的語音實錄。呂靜諸人的韻書之所以滅亡，《切韻》之所以獨存，也許恰恰因為《切韻》能投合從前的中國學者的復古思想，也許還因為撰述《切韻》的八個人在當時

① 參看《清華學報》第10卷，第3期，647—690頁，拙著《類音研究》。

的文學界有很大的權威，所以才有“我輩數人，定則定矣”的話。總之，如果我們要求一部語音實錄的話，呂靜諸人的韻書的價值未必不在《切韻》的價值之上，而它們的喪佚也就是音韻學上的損失。

但是，我們還有別的史料，藉此可以審核《切韻》的歸類是否符合當時的語音系統。史料中最重要的就是南北朝的韻文，因為這是與韻書有直接關係的；縱使《切韻》與《廣韻》也都喪佚了，我們還可以根據這些史料編成一部韻書。孔廣森既然能單憑《詩經》著成一部《詩聲類》，我們自然也能單憑南北朝的韻文著成一部《南北朝聲類》，而這《南北朝聲類》既可與《切韻》互相證明，也可以在某一些情形之下矯正《切韻》的錯誤。

研究南北朝詩人的用韻，對於音值的考定也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不敢斷定凡相叶韻的字的主要元音必相同，但我們可以說，相叶韻的字比不相叶韻的字的主要元音一定近似些。例如支脂之之三韻，依南北朝的韻文看來，脂之是一類，支獨成一類；當脂之同用的時候，支還是獨用的。因此，我們可斷定當時脂與之的元音必相同或甚相近，而支與之的距離必比脂與之的距離遠了許多；高本漢(Karlgren)把《切韻》的支定爲“iɛ”，脂之定爲“i”，是很近情理的。又如魚虞模三韻，依南北朝的韻文看來，虞模是一類，魚獨成一類；當虞模同用的時候，魚還是獨用的。因此，我們可斷定當時虞與模的元音必相同或甚相近，而魚與模的距離必比虞與模的距離遠了許多；高本漢把《切韻》的魚定爲“iwo”，模定爲“uo”，虞定爲“iu”，倒是魚與模近而虞與模遠，就很難令人相信了。與其根據宋人的韻圖去定《切韻》的音值，不如根據南北朝詩人用韻的遠近，因為南北朝離《切韻》的時代很近，而且詩歌裏的韻類總比韻圖裏的系

統更自然些^①。此外，當時或唐代中外文字的對譯，自然也很能幫助音值的假定，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拋棄了本國的史料。本篇對於南北朝的聲類將加以詳細的討論，但對於南北朝的音值則暫不考定，因為音值的考定要比聲類的考定更難，須待把更多的史料研究過，然後取下斷語。

本篇對於南北朝詩人生卒年及籍貫都特別注意，希望從此窺見語音的進化與方音的差異。本篇所用的材料，只限於《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裏所有的，我想這已經很夠用了，因為南北朝著作豐富的詩人都在這裏頭，至於著作不多的詩人，他們的用韻頗不便於歸納研究，不援引他們也好。

茲先將《百三名家集》裏的南北朝詩人姓名及其生卒年列表如下：

何承天(370—447)	傅 亮(?—425)	顏延之(384—456)
謝靈運(385—433)	高 允(390—484)	謝惠連(394—430)
袁 淑(408—453)	謝 莊(421—466)	鮑 照(405—466)
張 融(?—497)	沈 約(441—513)	江 淹(444—505)
孔稚珪(447—501)	陶弘景(452—536)	王 儉(452—489)
蕭子良(459—494)	任 昉(460—508)	劉 峻(462—521)
謝 朓(464—499)	邱 遲(464—508)	梁武帝(464—549)
王僧孺(465—522)	王 融(468—494)	吳 均(469—520)
陸 倕(470—526)	劉孝綽(481—539)	王 筠(481—549)
劉孝威(?—548)	劉 潛(484—550)	溫子昇(?)
邢 邵(?)	昭明太子(501—531)	沈 炯(501—560)
簡文帝(503—551)	魏 收(506—572)	徐 陵(507—583)

① 我不相信宋人的韻圖能完全符合實際的語音系統；《切韻指掌圖》也許就是與《類音》相似的作品。

梁元帝(508—554) 庾肩吾(?—550?) 何遜(?)
 庾信(513—581) 王褒(?) 江總(519—594)
 張正見(523—594) 李德林(531—591) 盧思道(?)
 薛道衡(540—609) 牛弘(545—610) 陳後主(553—604)
 隋煬帝(568—618)

就用韻的變遷看來,南北朝可分為三個時期。何承天,傅亮,顏延之,謝靈運,高允,謝惠連,袁淑,謝莊,鮑照,張融為第一期,這一期的特色是:

1. 歌戈麻混;
2. 魚虞模混;
3. 東冬鍾江混;
4. 先仙山混。

沈約,江淹,孔稚珪,陶弘景,王儉,蕭子良,任昉,劉峻,謝朓,邱遲,梁武帝,王僧孺,王融,吳均,陸倕,劉孝綽,王筠,劉孝威,劉潛,溫子昇,邢邵,庾肩吾,何遜,魏收,梁元帝為第二期,其特色是:

1. 歌戈不與麻混;
2. 虞模不與魚混①;
3. 東不與冬鍾混;
4. 肴豪各不與蕭宵混。

庾信,徐陵,王褒,江總,張正見,李德林,盧思道,薛道衡,牛弘,陳後主,隋煬帝為第三期,他們又可分為南北兩派,北派盧思道等用韻略如第二期,南派庾信,徐陵等用韻則有下列三特色:

1. 江歸陽,
2. 欣歸真,
3. 青獨立。

這都是大概的說法,其詳見於下文。現在我們再看這些詩人的地域分配:

(一) 山西系

靈州(傅亮);鶉觚(牛弘);汾陰(薛道衡);長安(隋煬帝);

(二) 河北系

① 梁武帝父子是例外。

范陽(盧思道);鄭(邢邵);渤海(高允);安平(李德林);下
曲陽(魏收);平原(劉陵);東武城(張正見)。

(三)山東系

博昌(任昉);臨沂(顏延之,王儉,王融,王筠,王褒);
鄒(何承天,王僧孺,何遜,徐陵);彭城(劉孝綽,劉孝威,
劉潛);籍貫未詳者:鮑照。(本傳云東海人,虞炎《鮑照
集·序》云:“本上黨人。”))

(四)河南系

宛句(溫子昇);孝城(江淹,江總);陽夏(謝靈運,謝惠連,
袁淑,謝莊,謝朓);

(五)南陽系

新野(庾肩吾,庾信)。

(六)江南系

建康(蕭子良,昭明太子,簡文帝,梁元帝,陳後主);秣陵
(陶弘景);蘭陵(梁武帝);吳(陸倕);烏程(邱遲);故鄣
(吳均);武康(沈約,沈炯);山陰(孔稚珪);籍貫未詳
者:張融。

南北朝雖有陽休之《韻略》諸韻書,然而它們在文學界大約沒有什麼權威,所以易於喪佚。它們既不像《唐韻》《廣韻》藉政府的力量勉強要一般人遵守,那麼,當時諸詩人當然可以順着自然的語音去押韻了。因此,方音的差異自然會在韻文裏留下痕跡。例如徐陵,庾信是南朝的人(庾後仕北朝),所以他們的青獨立,江歸陽;隋煬帝,盧思道是北朝的人,所以他們的青與庚耕清混;江不歸陽。不過,各詩人的方音是否足以代表他的籍貫,還是一個疑問。有兩種情形可以使他們的籍貫與他們用韻不發生關係:第一,如果他們

2. 凡欲證某人的某韻與某韻合用者，僅舉合用之例。
3. 凡欲證某人某韻獨用者，僅以用此韻字甚多之詩或賦為例；但遇窄韻則不在此限。
4. 除廢霽祭泰四韻外，僅舉平聲以包括上去聲，入聲另列；但遇必要時，亦取及上去聲。
5. 以個人為研究的單位：例如謝靈運的真文同用，我們並不因此就說鮑照的真文同用；依鮑照的詩賦看來，他的真文却是分用的。
6. 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下，某人對於某韻顯然獨用，則其他少數的例外只可認為偶然的“合韻”，或認為偽品，或傳寫之訛^①。

二三四條只是為了省篇幅；如果把《百三名家集》裏的韻字完全抄下來做一個全譜，自然更好。但是，現在這種辦法，除了省篇幅之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諸韻分合的情形更顯明些。

① 本文所根據者為張溥原輯，彭懋謙重編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書中錯字很多。單就韻字（韻脚）而言，如鮑照《掘黃精》“石”誤“日”，《夢歸鄉》“闔”誤“門”；沈約《和劉雍州》“充”誤“克”，《會圃臨東風》“帝”誤“辯”；陶弘景《尋山誌》“山”誤“出”；王僧孺《永寧令詠》“搏”誤“搏”；梁元帝《遊後園》“春”誤“春”；何遜《七召》“敵”誤“敵”，“舍”誤“舍”；吳均《入蘭臺》“社”誤“祠”，《酬別江主簿》“驚”當作“驚”；庾信《馬射賦》“宮”誤“官”，《陸逞神道碑》“摧”誤“推”，《辛威神道碑》“柱”誤“樹”，《鄭常神道碑》“部”誤“郡”，《詠畫屏風》“鄰”誤“憐”；李德林《朝日夕月歌》“芬”誤“芳”，這都是傳寫之訛的例子。我們不敢斷說此外沒有更多的錯字。再說整篇的偽品恐怕還不少：這未必是後人有心作偽，而是把某甲的作品誤抄入某乙的集子裏。例如謝莊的《悅曲池賦》就是從江淹的《悅曲池》裏抄來的兩個片段。江淹的原文是“北山兮黛柏，南江兮頽石；頽峯兮若虹，黛樹兮如畫；暮雲兮千里，朝霞兮千尺……步東池兮夜未艾，臥西窗兮月向山；引一息於魂內，擾百緒於眼前”。謝莊集中“江”作“谿”，“峯”作“岸”，“艾”作“久”，其餘都與江集相同，顯然是後人誤編入謝集的。這種偽品恐怕也不少。

二、支佳歌戈麻魚虞模

(甲) 支 佳

段玉裁根據先秦古韻，把支脂之分爲三部；今依南北朝詩人的用韻看來，脂之爲一類，支則獨自爲一類。脂之二韻，有些詩人是分用的，有些詩人却把它們合用；至於支韻，却是很嚴格地與脂之隔離。段玉裁又把支佳合爲一部，認爲與歌戈麻相近；在南北朝的韻文裏，這一點仍與先秦相近似。我們試看任昉《王貴嬪哀策文》以“家蛇紗佳”爲韻；《侍釋奠宴》以“多家華”爲韻，就可見南北朝還有歌麻與佳通用的痕跡，同時也可猜想它們的韻值相近。至於支佳同用者，則有：

顏延之《赭白馬賦》：儀街螭奇羈馳枝離；《皇太子釋奠》：儀街馳猗。鮑照《園葵賦》：委灑靡解。江淹《空青賦》：施娃離儀虧。王僧孺《詠寵姬》：罷屣解買①。

佳韻的字太少，又有幾個常用的字像“涯崖差”是同時屬於支韻的，令我們分不清支佳的界限。如果我們把“涯崖差”也認爲佳韻字，那麼，支佳同用的例子就更多了。

支獨用者：

謝靈運《山居賦》：猗知枝疵，披施崖宜斯池，規奇崖迤②；《遊南亭》：馳規岐池移垂斯崖知。王融《一志努力篇頌》：移爲離垂危馳窺；《阻雪連句》：池枝離漸馳垂知池虧岐儀移卮疲差。謝朓《將游湘水》：螭垂瀉岐離移支縻斯。梁武帝《長安有狹斜

① 凡在切韻爲不同韻之字，則加符號以爲標記。例如此處佳韻字下加一畫。

② 凡一篇之中，一韻數見者，以逗點隔開。

行》：知離皮垂卮儀鰭池差；《古意》：離池枝兒知移，枝陲池移知。昭明太子《相逢狹路間》：知離移枝貴兒儀羈卑差池疲奇紕垂吹；《和武帝遊鍾山》：池岐爲垂羈知義儀奇虧池枝吹麾垂斯隨施窺移。簡文帝《晚春賦》：陂枝移池垂雌披危；《和武帝宴詩》：支碑池漪兒驪儀。梁元帝《玄覽賦》：皮陂池，羈罷奇離支離疲，蟻虧。沈約《三月三日》：斯枝兒陂垂離池卮葵炊儀爲；《上巳華光殿》：嬌斯池枝離卮螭漪移蟻；《悲落桐》：儀池施知陲枝離斯；《聞夜鶴》：池儀，離垂池宜疲。何遜《哭吳興柳惔》：儀“期”^①規奇爲池知麾移卮危垂“坻”披歧摘。吳均《贈柳真陽》：池枝璃螭卮驪知。王筠《奉酬從兄》：儀垂吹枝池施知。庾肩吾《詠美人》：施儀肢池吹垂移知。江總《三日侍宴》：離麾池漪枝危移。邢邵《新官賦》：奇離差垂施披螭蟻疲祇宜施支危；《三日華林園》：池儀移枝虧卮離。庾信《楊柳歌》：枝垂危吹兒離池隨枝皮陂馳支騎螭碑吹窺璃披爲儀池羅移知垂吹；《北園新齋成》：枝窺垂池移吹皮兒卮知。牛弘《大饗歌》：儀馳披規移離危虧。

此外支韻獨用者尙有謝惠連、謝莊、王儉、陶弘景、邱遲、任昉、劉孝綽、劉孝威、劉潛、陳後主、徐陵、沈炯、張正見、王褒、盧思道、李德林諸人。其中偶有雜脂之微灰韻字者，如：

謝惠連《鞠歌行》：“姿”知貴離疲吹危差垂。王融《桐樹賦》：“隈”枝。

簡文帝《宣武王碑銘》：迤披“輝”池斯；《春日想上林》：奇宜“衣”移池窺羈。沈約《明之君》：“茲”岐斯爲，移垂爲；《洛陽道》：“比”靡綺倚；《出重圍》：奇“維”卮。劉孝威《望棲烏》：差雌

① 凡認爲偶然合韻的字，則加引號以爲標記。

垂枝疲兒“絲”危知。

在將近二百篇的詩賦當中，只有這八篇與上面何遜一篇是出韻的。我們當然可以把它們認為例外，也許其中有些還是傳寫之訛，或偽品。最可疑的是沈約的《明之君》。就沈約的全集看來：魚虞顯然是分用的，而《明之君》第一首以“初”“居”與“愉”爲韻；支之顯然是分用的，而《明之君》第二首以“岐”“斯”“爲”與“茲”爲韻。如果我們在別的方面能證明《明之君》非沈約所作，則用韻方面也可以做一個有力的旁證。

此外，傅亮的《征思賦》以“垂”與“暉闌思”爲韻，是支微之相混；薛道衡《從駕天池》以“陞池螭”與“旗”爲韻，《和許給事》以“戲騎跂”與“鼻至翠”爲韻，是支之脂相混；隋煬帝《贈張麗華》以“知”與“時”爲韻，是支之相混。《百三名家集》在隋煬帝此詩後註云：“此或偽筆”；至於傅亮與薛道衡，或因他們的方音如此，或因偶然合韻，未便武斷，只好存疑而已。

總之，大致看起來南北朝的支韻是獨立的。不過，這裏所謂支韻，其所包括的字，等於《切韻》裏的支韻的字，而不等於段玉裁支部的字。除了邱遲《送張徐州》以“積”字與“吹騎戲寄被義”爲韻之外，更無與昔錫通用的痕跡；又如“皮爲離施儀宜猗靡罹吹差池馳陂熊”等字，也不歸歌而應該依《切韻》歸支。

(乙) 歌 戈 麻

歌戈麻同用者：

何承天《上白鳩頌》：華嘉柯；《朱路篇》：華霞車歌笳和波阿遐家。謝靈運《撰征賦》：波過沙；《長谿賦》：華羅紗。《感時賦》：賒河跼過何科。顏延之《秋胡行》：河華過柯阿。鮑照《舞鶴

賦》：多華嬌霞；《河清頌》：河多歌，和波柯羅遐牙家；《代堂上歌行》：歌河何華霞葩梭娥羅和多過；《代白紵曲》：多和芽華；《擬行路難》：花家花華多；《梅花落》：多嗟；《還都至三山》：波阿羅河華芽霞家歌多何；《歎年傷老》：多歌華；詠老：華何。謝惠連《雪賦》：沙霞多；《詠螺蚌》：羅加沙和。蕭子良《賓僚七要》：華河沙多波。任昉《侍釋奠宴》：多家華。

歌戈同用者：

謝朓《和王長史》：河多歌沱和波蘿陀荷阿過莎。簡文帝《西齋行馬》：珂陀河靴多，波莎過。梁元帝《屋名詩》：和過歌蘿多波。沈約《昭君辭》：河娥波多蘿峨歌過；《從軍行》：多河波莎蘿阿戈歌和何。江淹《水上神女賦》：波阿量多歌何；《秋夕納涼》：歌阿波多過河；《效阮公詩》：河多“華”過何阿。庾信《哀江南賦》：河波多河歌。薛道衡《臨渭源》：羅多波河過歌和戈。同此派者：高允，謝莊，王融，梁武帝，昭明太子，陶弘景，邱遲，劉孝綽，王筠，何遜，吳均，陳後主，盧思道。

麻獨用者：

王融《檢覆三業篇頌》：加瑕華奢邪置。昭明太子《七契》：家華車邪，華邪花。簡文帝《七勵》：嘉華葩花，家華花霞；《茱萸女》：斜花華斜家車。《變童》：瑕除牙霞花斜花車嗟。江淹《蕭太傅東耕祝文》：華霞“波”；《當春四韻》：花霞斜華。沈約《冠子祝文》：加化除華車家。何遜《南還道中》：華家霞花植瓜斜麻譁奢車沙嗟。庾信《枯樹賦》：加牙花霞，槎花。盧思道《美女篇》：華花車斜紗家。同此派者：高允，謝莊，梁武帝，邱遲，王僧孺，王筠，劉孝威，庾肩吾，陳後主，徐陵，張正見。

由上所述，可知南北朝第一期歌戈與麻還是混用的，至第二期

以後，麻韻方才獨立。高允是第一期的人，集中歌麻分用，也許因為集中韻文太少，看不出合用的例子。蕭子良與任昉是第二期的人，他們的歌麻同用，大約只是仿古。江淹更奇怪了，依大部分的情形看來，該說他的歌麻是分用的；然而在他的《效阮公詩》與《蕭太傅東耕祝文》裏，却是歌麻合用。江淹是第二期的人，但他的用韻却有好些地方與第一期相似，非但對於歌麻是如此；這也許因為江淹是早熟的詩人，他用的韻還是第一期的風氣。

(丙) 魚 虞 模

魚虞模同用者：

傅亮《喜雨賦》：娛余濡巫雩孚隅塗蔬衢漁虞疎。謝靈運《山居賦》：湖區餘徂塗娛敷如，榆樗殊如虛疏衢敷腴初，徒模無書諸渝；《撰征賦》：隅殊書誅奴，餘除余樞，居墟娛餘，都圖謨徂且愚，徒腴都孚，徐殊隅書，“臺”(?)隅渠；《會吟行》：初敷。高允《羅敷行》：敷虜殊梳裾跗。顏延之《行殯賦》：隅衢儲；《秋胡行》：徂除枯隅蕪。鮑照《凌煙樓銘》：隅區除塗吳居扶；《石帆銘》：趨驅虛殂驅途；《代白紵歌》：居疏渠舒竿除須，《從過舊宮》：塗榆圖湖初衢漁荼腴居敷渝徒芻；《擬古》：都儒書壺隅廬初疎。謝莊《舞馬賦》：攄餘都臾。昭明太子《殿賦》：隅廡書；《七契》：吾模圖驅途，驅娛，虛渠書，隅驅慮。簡文帝《七勵》：疎衢殊居；《吳郡石像碑》：書誅驅駒劬祛吳；《宣武王碑銘》：符圖虞初徒；《怨歌行》：餘初居驅除舒魚疎祛輿；《有所思》：輿疎虛蕪；《望同泰寺》：圖珠吾殊雛鳧趨誅驅踰居。梁元帝《玄覽賦》：愚衢墟書，魚鬚軀珠書，娛渝書；《戲作艷詩》：夫踰珠餘。任昉《知己賦》：車餘娛輿。江淹《思北歸賦》：墟蕪梧徂夫；《娼婦自悲

賦：燕虛居餘；《丹砂可學賦》：居虛餘，都無裾圖摹；《橫吹賦》：都吳儲；《齊太祖誄》：虞都虛居；《郊外望秋》：燕踟躕都濡初居書；《悼室人》：無都輿隅居。沈炯《陳武帝哀策文》：墟虞符樞珠，書虞圖符虞。同此派者：何承天。

魚獨用者：

沈約《郊居賦》：儲書虛餘廬渠蔬余初，墟舒。王僧孺《永寧令誄》：書徐虛舒疏廬車餘諸儲居渠墟書嶼。陸倕《以詩代書》：疏車書旗車虛祛魚。劉孝綽《三日侍華光殿》：初渠居舒疏餘魚；《歸沐》：廬居渠裾疎虛書如墟廬輿魚。張正見《帝王所居篇》：居渠廬虛疏書胥輿除。庾信《窮秋》：沮鋤書魚渠疎虛；《和宇文內史》：疎渠書渠居舒好；《寒園卽目》：居墟書舒餘魚疏；《言志》：譽鋤遽舒，如裾墟輿，墟墟居初，除閭好車，餘疏雎書，初畚渠於，沮祛菹諸，墟廬徐魚，“樗”漁拏書，蔬蛆疏輿。盧思道《遊梁城》：墟餘裾書初疎如虛。同此派者：王融，謝朓，劉孝威，庾肩吾，何遜，吳均，陳後主，江總，邢邵，王褒，隋煬帝。

虞模同用者：

王融《在家懷善篇頌》：珠芻渝拘途芙；《遊仙詩》：隅區壺珠俱。謝朓《詠蒲》：蒲珠雛塗驅。劉孝綽《還渡浙江》：殊襦隅烏燕徂鳧衢。劉孝威《青牛畫贊》：區都隅芻模圖；《結客少年場行》：都蘇弧烏衢枯途都壺孤驅；《烏生八九子》：烏雛枯呼；《郊縣遇見人織》：蘇珠轡渝蹶。徐陵《驄馬驅》：駒衢敷居“書”蹕；《長安道》：都圖珠吾。江總《辭行李賦》：輿紆區衢樞愚竿汚；《入棲霞寺》：榆拘枯衢俱無塗紆符渝芻夫；《新入姬人》：蘇蛛輿珠；《內殿賦新詩》：鋪壺圖芙。張正見《石賦》：都吾湖珠；《置